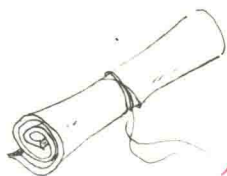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世爾中

方以智集

邢益海 張永義●主編



冬灰錄

——外一種《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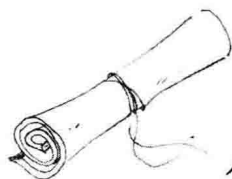
[明] 方以智◎著
邢益海◎校注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上第

方以智集

邢益海 張永義 ●主編



冬灰錄

——外一種《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明] 方以智◎著
邢益海◎校注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冬灰錄：外一種《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明)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 —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4

(中國傳統：經典與解釋)

ISBN 978-7-5080-7981-3

I. ①冬… II. ①方… ②邢… III. ①禪宗—語錄—中國—明代
IV. ①B946. 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978 號

冬灰錄（外一種《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作 者 [明]方以智

校 注 邢益海

責任編輯 王霄翎

責任印製 劉 洋

出版發行 華夏出版社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建築工業印刷廠南廠

裝 訂 三河市李旗莊少明印裝廠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12

字 數 320 千字

定 價 59.00 元

華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東直門外香河園北裏 4 號 郵編：100028
網址：www.hxph.com.cn 電話：(010)64663331(轉)

若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方以智集”出版說明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愚者、無可、藥地等。萬曆三十九年（1611），生於安徽桐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及第，授翰林院檢討。明亡後流離嶺表，永曆帝累以內閣大學士相召，終上十辭疏而不入朝。順治七年（1650），在廣西平樂為清兵所執，披緇得免。順治九年（1652）北返，經樟樹（有藥都之稱），停廬山，抵桐城。次年春往南京曹洞宗禪師覺浪道盛處，圓具足戒，法名大（弘）智。順治十二年（1655）因父喪破關回桐城，廬墓三年。服闕後禪遊江西，並於康熙三年（1664）入主青原山淨居寺。康熙十年（1671），因“粵難”押赴廣東，卒于江西萬安之惶恐灘。

方以智雖一生坎坷，卻好學不倦。早歲重考訂，《清史稿·隱逸傳》稱其“年十五，群經、子、史，略能背誦。博涉多通，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中年以後，瀕經離亂，備嘗艱險，為學轉趨幽深。出家後思考重心多落在烹炮三教，宗一圓三，環中寓庸，會通《易》《莊》禪之途。所著書，存世者不下 400 萬言。其中，《物理小識》、《通雅》等屬前期作品，《易餘》、《東西均》、《藥地炮莊》、《冬灰錄》、《一貫問答》以及《周易時論合編》（方孔炤、方以智合編）等為後期代表作，另有詩文集若干種。

方以智生前聲名籍甚，身後卻默默無聞，與其學術史地位頗不相稱。“方以智集”箋注疏釋方以智要著，以饗學界。尚未流通者，優先推出。已整理而明顯不盡人意者，亦不憚重出：或校點，或校釋，或校訂，或彙編，有注音，有釋義。一切以可讀、可用為準也。方以智文字艱深玄奧，索解不易，本集不敢以盡善盡美為矢的，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中國典籍編注部乙組

2011年5月

校注前言

方以智(藥地大師)《冬灰錄》，可能是《東西均》以後方以智研究領域談論最熱烈而鮮能一睹真容的神秘著作。官修各種方志、傳略無錄。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方以智傳有昌翰按，稱《冬灰錄》有家藏鈔本。1954年11月6日入藏安徽省博物館，蓋由方鴻壽先生捐獻家藏孤本，共五冊，封皮上分別題為“藥地大師《冬灰錄》首”、“藥地大師《冬灰錄》一”、“藥地大師《冬灰錄》二”、“藥地大師《冬灰錄》三”、“藥地大師《冬灰錄》四”。內文未標明卷數，但明顯分屬不同時期，並為不同人所記錄。為方便使用，本次校注特為之分卷，共五冊八卷，其中第一冊有四卷，分別標為卷首一、二、三、四，其餘每冊一卷，分別為第二冊卷一、第三冊卷二、第四冊卷三，第五冊卷四。

一、《冬灰錄》的編次及其與《語錄》

《烹雪錄》的關係

方以智，安徽桐城人，生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卒於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在順治七年(1650)冬為清兵所執，披緇得免，自此展開了長達20年之久的職業禪僧生涯，占去其六十余年生命的三分之一。順治十年(1653)春往南京曹洞宗禪師覺浪道盛處圓具足戒，法名大(弘)智。順治十二年(1655)因父喪破關回桐城，廬墓

三年。服闕後禪遊江西，並於康熙三年（1664）入主青原山淨居寺法席，直至康熙九年（1670）退休。《冬灰錄》、《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後文簡稱《語錄》）以及《烹雪錄》是方以智（藥地大師）門人弟子對其上堂法語、開示等宗門活動的記錄。《烹雪錄》已佚，相關探討只能算推測，《冬灰錄》與《語錄》的編次和內容則有蹤可尋，並可以說清楚二者之間關係。

《語錄》卷二有“庚戌十一月初一日退院，法蔭堂示眾”記：

師云：祇為老病退休，舉賢且代新硯。堂中首座，多年老將，杖人特以叶妙之號舉之，太阿出匣，正好與諸人磨淬一場。抖擻歸雲閣上，可以撫掌唱太平歌矣！即今到中五堂迎首座入噴雪軒去。

《語錄》隨後有“首山茶筵示眾”和“師退居陶庵，聞虎入淨居示眾”兩則，是為從時間次序看方以智禪師生涯的最後兩則活動記錄。後來收入《嘉興大藏經》槧庵（熊開元）所作《語錄》序中，槧庵云：“庚戌，其門人至黃山，出大師語錄見示”，足見方以智門人行動之迅速。辛亥，康熙十年（1671）十月七日，卒於江西萬安之惶恐灘。方中通作《陪詩·哀述》，言“彙編語錄之暇，敬述十章”，在列舉著作時似首次提及《冬灰》書名。壬子，康熙十一年（1672）春，方中通有詩：

漫將文字掃，棒喝欲何為？糟粕古今日，鉗錘天地時。達人知此藥，舉世不妨疑。苦次初編稿，流通更藉誰。（《陪詩·先大人語錄編成》）

所云“語錄”即後來入藏的《語錄》，其編成於1672年。則此前

向槩庵求序時所出示的語錄應非定稿。隨後又有詩明確提及方中通在萬安守樞期間續編《冬灰錄》：

樞旁艸榻穗帷牽，朝夕猶如侍膝前。遺稿一編清夜錄（自注：時又續編《冬灰錄》），瓦燈挑盡不成眠。（《陪詩·即事》）

這裏的問題是“續編”如何理解？是《語錄》編成後開始編《冬灰錄》？似乎不大可能。從現存安徽省博物館藏本內容看，其起止時間為回桐城廬墓的乙未順治十二年（1655）至丁未康熙六年（1667）。而《語錄》則一直收至康熙九年（1670）。《冬灰錄》除卷首一外，從卷首二起，基本上是按年代順序編次的，其中卷首二為廬墓時期（1655—1658），卷首三為廬山時期（1658—1662），卷首四為汧林時期（1663—1664），卷一為初住青原時期（1664年冬），卷二至卷四均為青原山淨居寺住持時期，每年一卷，編至1667年。《語錄》所收內容多為從《冬灰錄》中節選然後加以分類。那麼，續編的意思可能是整理抄錄1668—1670年間相關活動的語錄？由後來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案語可知，《冬灰錄》並未刊行，只有鈔本。《冬灰錄》是否沒有“續編”完成？還是後三年的三冊或三卷遺失了？抑或後三年內容不多，已在《語錄》中反映完畢？這些都不好斷然下結論。

可疑的是，方以智有一本名為《烹雪錄》的書已佚，按《冬灰錄》“中五道場圖”的設計，“西北之乾，金剛上師。又用四克，乃享平康正直。顏曰烹雪堂，表西乾之參禪最上乘也。”可以想見，《烹雪錄》的內容也必是方以智禪游江西及主席青原時期的參禪記錄，與《冬灰錄》性質一致，故我在此大膽推論：《烹雪錄》可能就是《冬灰錄》的“續編”，即方以智在淨居寺後三年（康熙七年至九年）的法語記錄。而《語錄》是《冬灰錄》、《烹雪錄》的節選本（分類編排，且有刪

節，特別是刪節了一些長篇如《五位綱宗》以及有關《周易》和《莊子》的部分)，其中，康熙七年至九年的內容篇幅並不大。

方以智的《語錄》後來與由他主纂的《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一同入編《明嘉興大藏經》，此又從現存署名侍子興磐（方中通）同門人興斧編《語錄》中的跋可知。方中通稱：

亥子之交，守櫬五雲（即萬安），苦塊瓦燈，重蒐語錄編之，歸而藏諸浮山。時主席浮山為吾法兄山足大師，觸着痛處，急願流通。既成《浮志》之餘，共襄剞劂，相與拍掌而喜。

興斧亦云：

吾師藥地老人，臨難捨身，踏完天地而歸不二，窮盡一切而乘中和，以大才而成大孝，移大孝而持大節，全大節而秉大願，總持三教，烹炮古今，歸於鼎薪。非現五地身而說三聖之法者歟！非處困而亨者歟！末後受囑于杖人翁，擔荷曹洞大法，計出世二十餘年，說法多處，語錄若干卷。位白兄于萬安患難苦次中編輯成帙，此又以處困而亨者，為刀斧不開之一證也。斧奉老人命，住浮渡華嚴，勉力既成茲山之志，復與位兄謀為語錄流通，因緣時節，或自有在，庶不負老人因法救法之苦心也。時丙辰重九，吉州門人興斧百拜敬識。

丙辰當為康熙十五年（1676）。此事可再證之於《浮山志》^①卷之四方中通《送山足法兄運天界、青原兩錄赴嘉禾入藏序》：

① 吳道新纂集、陳焯修訂，約1675年刊行。同治十二年吳康弼增補、重新刊刻。見《浮山志》，黃山書社，2007年。

既編《物理小識》(甲辰年即康熙三年梓行)……老人顧謂曰:“杖人求天下大傷心人,為天地托孤,其言深於救世,不可不傳,余輯三彙稿當令先行。”^①

嘉禾藏即嘉興藏。由是知《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約始編於1664年,又徐芳序署康熙庚戌(1670),而附於《全錄》後之《杖門隨集》李鶴鳴序署康熙辛亥(1671),方以智則撰有《杖人全集跋》,由此推論:《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最遲定稿於康熙辛亥(1671)。但入《嘉興藏》則與方以智的《語錄》同時,前引方中通序稱:“歲庚申,山公(指山足興斧)還自吳門,云當沂洄青原,運杖人翁《全錄》。”^②則天界、青原兩錄入《藏》時間當在康熙十九年(1680)。

1960年出版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方以智章可能是最早披露《冬灰錄》存世信息的現代出版物,不過書中只徵引《語錄》內容而對《冬灰錄》則全無涉及。1983年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出版,書中摘引了大量《冬灰錄》的資料。1985年任道斌《方以智、茅元儀著述知見錄》^③介紹《冬灰錄》為五卷,即首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一則不加說明“原文未分卷”,二則首卷與一卷不分,容易引起混淆,三則“首卷”中分明又分別出現“冬灰錄”凡四次,並且為不同人所錄,故以分五冊八卷較為科學。1987年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對《冬灰錄》也有所徵引和評論,但該書在介紹《冬灰錄》和《語錄》時,認為:

語錄與《冬灰錄》的不同在於:其主要收集了作者甲辰(1664)年後入志青原淨居志(應為“寺”字之誤)七年期間的

① 《浮山志》,黃山書社,2007年,頁57。

② 前揭書,頁58。

③ 《方以智、茅元儀著述知見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

開示語錄及唱偈。

對於二書所收內容的部分重複，蔣國保提出：

臆之，收於《語錄》內的材料與彙集於《冬灰錄》的文字，原先是不加區分的，待方中通等人編輯它們時，才作了區分，將屬於青原期間的材料，編為《愚者智禪師語錄》，而把這之前的材料，編輯為《冬灰錄》，而那些重複出現的材料，就因為編輯時審核不精所致。^①

這樣的區分失之簡單。《語錄》卷一所收《汧林浴佛日，蕭孟昉、小翻兩居士為太常伯玉老居士冥誕請上堂》就屬於廬山時期，在入主青原淨居寺之前，收在《冬灰錄》卷首三。《語錄》卷二所收“示眾。祖師戶限，一腳踢倒，門外漢卻請進來洗盞烹茶”一則就屬於廬墓時期的作品，收在《冬灰錄》卷首二。《語錄》卷二所收最後四則《佛誕日金樓茶筵示眾》、《廬山南谷示眾》、《示眾》、《南谷示眾》也均為廬山時期，在入主青原淨居寺之前，收在《冬灰錄》卷首三。茲不贅舉。二書重複的原因恐亦非蔣國保所臆測，主要是《冬灰錄》按年代編次，而《語錄》是按照入藏規範分類編輯，每一類以入主青原淨居寺為始，而此前的語錄也選擇部分收入該類的後文。但《語錄》卷四的編排日期混亂，算例外。而《語錄》卷三所收《法語、偈贊》除《室中正訓》、《示學者》等少量《冬灰錄》有收外，餘多不見。而《冬灰錄》卷首二廬墓時期除《室中垂語》外皆未編入《語錄》，這是二書最可注意者。至於《冬灰錄》卷首一所收《藥地蒼天語》、《念佛孤頌》、《中五道場圖》、《中五道場衍說》以及卷一所收

① 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頁10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五位綱宗(青原)》，屬於綜合性較強的內容，沒有標明日期，《語錄》一概未收。1988年侯外廬《方以智全書》前言《方以智的生平與學術貢獻》(由冒懷辛執筆)認為：《中五道場圖》所繪“中五道場”“即是方以智在新城廩山、壽昌時所處的廟宇，這圖實即廩山寺坐北朝南的一幅平面圖”。^①不知何據？實際上，烹雪堂首次出現于《冬灰錄》卷首四“亦庵中千師設茶筵請示”：

大雪後，冬至前，陰極陽生，好個時節！恰遇我青原諸法姪，新起個烹雪堂過冬。又有亦庵中千師兄設茶，為病僧祝壽。

時為癸卯康熙二年(1663)冬，方以智已離開新城縣的廩山、壽昌，應泰和蕭孟昉請主汧林禪堂，而亦庵則位于吉安泰和的首山，二者都距離青原山較近。烹雪堂應該設在汧林。《冬灰錄》同卷又有“為敬梅老僧火”，再次提到烹雪堂。方以智云：

法雲(《語錄》作“汧林”)多年，飯足汝口。百不會中，撞彩也有。直等到烹雪堂裏許多人來，轉雨為晴，大家出手。

但方以智在汧林只住了不到一年，且由原法華庵改名，非大規模改建。次年冬，方以智即移居青原山淨居寺，而淨居寺內則有個“噴雪軒”。筆者曾實地禮參淨居寺，格局一如《中五道場圖》，是我以為方以智在廩山時期未必能按圖建設(無史料支持)，汧林時期是人家建好一個“烹雪堂”請他來當方丈，且時間太短恐也未事道

^① 《方以智全書》第一冊(《通雅》)前言，頁6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場興建，但主持淨居寺法席時則不僅條件具備並且有史志資料記載。《冬灰錄》卷二有“天界老和上影前上供拈香，焚《炮莊》稿”有“今日噴雪軒中，舉來供養”句，時為乙巳康熙四年（1665），方以智入主青原不滿一年。編撰《藥地炮莊》是道盛託孤方以智的事業，《炮莊》付梓后方以智焚《炮莊》稿于噴雪軒告慰乃師，此舉意味深長。據《青原志略·青原諸泉》：“碧乳泉，一名噴雪，在方丈后，故題噴雪軒”知，噴雪軒即方以智的丈室名，並進一步成為方以智的代稱，《青原志略》中也有直接稱方以智作“噴雪軒方丈”或“噴雪軒”的。“噴雪軒”是否脫化於《中五道場圖》的烹雪堂？至少其寓意是一脈相承的。故與其像侯外廬、冒懷辛猜測《烹雪錄》是方以智廬山時期的語錄說法，並且假設《冬灰錄》的文字

與至今尚未發現的《烹雪錄》中的內容是一致的，至於《烹雪錄》是否另有單行本，其內容是否超出《冬灰錄》所輯，這些有待具體材料來證明。^①

倒不如追問現存五冊《冬灰錄》是否完整？既是編年，為何缺少後三年的記錄？如果《冬灰錄》是完整的，那麼方以智後三年在淨居寺的“語錄、說法”是否被稱為《烹雪錄》？但無論如何，《烹雪錄》不可能僅是《冬灰錄》現有五冊內容中的廬山、壽昌時期的語錄的重復。而設想方以智廬山、壽昌時期有更多著作也不大可能，因為那時方以智的核心工作集中於《藥地炮莊》。侯外廬、冒懷辛同文關於《冬灰錄》和《語錄》的介紹文字更有不少嚴重的低級失誤，如說《冬灰錄》“有《東海學人興翱趙嶠序》、《寓黃山雲谷法弟正志

^① 前揭書，頁62。

序》及弟子興磬、興斧二跋記編集的經過”，^①又說《語錄》“熊開元（正志）在《冬灰錄》中的序，也載此書前”。^②這兩處的說法都搞錯了。《寓黃山雲谷法弟正志序》及興磬、興斧二跋是《語錄》才有的，《冬灰錄》只有《東海學人興翱趙岷序》，並且還收入《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作序用。

二、《冬灰錄》的禪學特色與貢獻

《冬灰錄》對於完整理解方以智的禪學思想尤其是其會通莊、禪、易的思想具有重要文獻價值，與方以智“逃禪”後的另兩部著作《東西均》、《藥地炮莊》相得益彰。近年來不少學者對方以智的禪學思想展開研究，肯定其禪學成就。但仍有不少學者懷疑，認為方以智是被迫逃禪，其儒家立場未變。我想，如果說《語錄》三萬餘字份量稍嫌不足，《冬灰錄》約八萬字的篇幅已經向我們充分展示了方以智作為曹洞宗壽昌系禪僧的標準生涯，他在上堂開示、法語中對禪宗公案隨手拈來，顯示其禪學功力已經爐火純青。試就其禪學特色略說一二。

其一曰，中興青原宗風。

青原山淨居寺乃六祖惠能法嗣青原行思之道場，下開曹洞、雲門、法眼三宗，有禪宗七祖祖庭之稱。藥地大師在七祖道場弘法，秉承覺浪道盛五宗並舉、三教並弘的宗風，禪淨不二，儒佛雙選，所謂“荊杏交參”、“鐘鐸妙叶”，而終歸於《易》、《莊》、禪的三教會通。一時遷客騷人、遊宦學者、遺民隱逸，凡過吉安，鮮不入山相訪。官方盛讚“乃今至浮山愚者而大興，蓋莫盛於此矣。枯荊再發，信非偶然”（《青原志略·青原寺田新立僧戶碑記》），“乃祝國裕民道

① 前揭書，頁31。

② 前揭書，頁32-33。

場”“接眾之叢林”(《青原志略·兩學呈詞》),說方以智中興了七祖道場當不為過,後人更有廬山東林“蓮社”再生之比況。東晉時廬山慧遠等僧俗於東林寺共結“蓮社”,“虎溪三笑”更是儒、道、佛三界人士共契的佳話。方以智中興青原宗風、倡導三教會通,與接棒笑峰禪師編纂《青原志略》也大有關係。《青原志略》刻成於康熙八年(1669),原刻雖署“釋笑峰等撰,施閏章補輯”,未出現方以智名字,但考山志內容可知,方以智乃總成之。于藻《青原山志略序》稱:“師令門下士搜討遺逸,而積錄之。山水道場,文事風物,高深大小,統類森羅,凡十有三卷。”許煥《青原志序》贊道:“青原以思公而傳,得諸名賢之題詠而益傳,得愚大師以大手筆備載文跡而益盛傳。所謂山水以文重,尤以人重,豈不信哉!”《青原志略》誠研究方以智及方氏學派最重要的史志資料。

其二曰,闡揚禪淨不二。

在《冬灰錄》卷首一“中五道場圖”的設計中,與參禪的烹雪堂相對,又設念佛的呼覺堂:“東北之艮,始終敦止,以發坎中之真陽,為帝出之雷,顏曰呼覺堂,表當人自心之佛即淨土也。”《冬灰錄》卷首二有《遠祖塔院飯田記》云:“蓮池、博山,合一滴水,天界杖人嘗舉此為不二社。”此處不二似指禪淨不二,蓋蓮池以淨土為主,博山以禪宗為主。據《冬灰錄》卷首二《金谷葬吳觀我太史公致香語》,方以智外公三一老人受蓮池戒,于博山處得脫桶底,卷首四《母吳太恭人忌日燒香》則云:“吾母太恭人,秉蓮池戒,受博山乳,總是三一之淵源。”所以,無論是母親、外公的淵源,還是乃師覺浪道盛的立場,都是禪淨不二,方以智對此完全繼承。《冬灰錄》卷三《示永和蓮社》云:“禪即淨,淨即禪,念本無念中間穿。”此外,卷二《遊永和覽諸遺跡,蓮社會眾弟子請升座》諸則,也都旨在宣講禪淨不二。《冬灰錄》卷首三有《龍湖不二社茶話》,更加以發揮,拈出“毋自欺”(也即《中庸》之“誠”)為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惟毋自欺。鬼神水火，皆怕至誠。格致研極，乃是茶飯。仁智不能交圓，偏執一見，鬭諍堅固，反不如日用之百姓矣。以故念佛參禪相訛，宗教相訛，而兩宗亦相訛。理學、經濟、文章相訛，朱陸之門亦相訛。因笑夷惠之門人，能保不相訛耶？惟時乘統御者，能集大成。孟子兩不由而又雙取其風。二不二之代錯，猶不悟公因彌反對，而善用貫有無之密藏乎哉？所以今日不挂高幢，但搖平心之鐸。只是心如何平？各請自問。終日茶飯，知味者誰？

其三曰，鼓吹儒佛雙選。

據劉餘謨撰《傳洞上正宗二十八世攝山棲霞覺浪大禪師塔銘（并序）》，道盛主張“真儒必不闕佛，真佛必不非儒”^①爲此，道盛生前已創立“雙選社”，《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附《杖門隨集》開篇即爲在“雙選社”的多則開示。所謂“雙選”，即儒釋雙選也。道盛有《參悟宗旨之大端》曰：

夫選佛選儒之舉，古人從來如此結社，間亦有深於不二之名教者。然此不傳之密，久在二宗之故紙堆頭、爛藤套裏。又有幾人能自夢發疑情，求其妙葉而無遺憾哉？……二宗故爛，非二宗咎也。直是無真師友深錐痛扎，以了生死證性命之宗旨，使彼真參實究，自悟此向上不傳之密耳。果有真師友，又何患乎不立見斬新之條令哉！先此已示六十四種當如事，更續示六十四種妙於參，並使同社者深心拶入，必期於同轉變、同悟證。^②

① 《明嘉興大藏經》第三十四冊 No. B311，頁 686。

② 《明嘉興大藏經》第三十四冊 No. B311，頁 799。

方以智在江西弘法，貫徹乃師宗風甚力，如《冬灰錄》卷首三《雙選社傳語》的發揮即為明證：

杖人曰：處世必知出世法，始悟身心性命、常樂我淨之道，而不為情欲、名利、生死之業所迷。出世者必知處世法，乃知天下國家、倫物時宜之道，而不為虛無寂滅、隱怪偏僻之事所累。免此二者，不執死中，鑑明谷應，《易》之元用統御，習坎繼明，時乘六龍，即法住法位之一乘也。故標之曰中和、易簡、勤儉、精一而已矣。

其四曰會通《易》、《莊》、禪。

方以智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潮的集大成者，畢生致力于《易》、《莊》、禪的會通。槩庵《語錄》序云：

祇聞其于《莊》、《易》之書深入無際，將以了杖人所未了，傳家世所不傳，至韋編絕不休也。

又據《青原志略》壬寅（1662）秋，施閏章有《浮山吟，送藥公入青原（時將為笑公封塔）》：

老禪不演三乘義，卻注《南華》窮《彖》《繫》。推倒輔嗣冢中骨，笑看蒙叟人間世。

《彖》《繫》指《易經》的《彖傳》、《繫辭》，輔嗣指王弼，魏晉玄學的早期代表人物，蒙叟當然是指莊子。施閏章這裡也是指出方以智行腳江西，學問宗旨乃在會通《易》、《莊》、禪。

證之于《冬灰錄》，附于卷一的《五位綱宗（青原）》體現了方以